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廿一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行思和尚第七世  
福州玄沙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璇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大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湏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瓊禪師  
杭州龍華契合盈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愆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螺峰沖奧禪師  
福州雲峰光緒禪師  
福州永興祿和尚  
天台雲峰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

泉州睡龍山和尚  
泉州招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錄  
泉州長慶道莊禪師  
杭州龍華彥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昭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鼓山清謗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報恩懷獄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報恩懷獄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行思和尚  
第七世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

二世

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叅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什麼玄沙曰倚子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玄沙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什麼問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余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

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爲當只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箇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箇字謂宗教乘也汝才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湏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什麼揀箇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蟬蟲差鷗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坐莫錯即今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

妾走殺汝聲色體亦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什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此子便恁麼點智若論殺盜姪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故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什麼

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榻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因請保福齋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隆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師翫月乃曰雲動有兩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四  
世一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箒爲什麼不讚歎玄覺云一般豎起拂子拈

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曰鸚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什麼不定。僧無對。代云謝和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間法眼古人意旨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

從龕上座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龕歸。師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龕。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是龕上名。度上各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

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落什處。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詰惱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

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四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閩城。舊止遍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稟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二月望日入塔。謚曰真應禪師。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

世一五

球寂照禪師第二世中塔泉州莆田人也龜洋

亦曰住泉州

山出家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

一月玄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闡帥王氏遣子至問

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國師曰卧龍法

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

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升座師良久謂衆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

助他發機道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師上堂謂衆曰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

世一

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筋攬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冤竟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搜檢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這懵懂漢師上堂示衆曰諸人若要商量

向觸體後通取消息來相共商量這裏不曾  
障人光剛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  
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  
汝承當不得僧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  
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  
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

世一

七

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師唐乾化三  
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疾而逝杭州天龍  
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  
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  
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  
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  
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  
說盲聾瘡癥是僊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  
目前湏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  
璿機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余  
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  
曰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

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  
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  
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  
樓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  
有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  
著僧曰古人爲什麼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  
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  
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嵒邊  
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  
中現暗客憎憎爭柰何僧曰優曇華拆人皆  
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梨若問宗乘意  
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大閩國中諸佛  
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  
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  
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  
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  
向子道切忌未生時婺州金華山國泰院

璣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咸是妙翮真心所  
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  
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  
一句師曰閻梨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師  
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唐土即不  
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  
世一  
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  
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  
師舉揚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  
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境  
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  
見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  
紋師曰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  
曰不爲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  
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舉足是誰威  
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喜勿  
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

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  
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答  
年曾記得僧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  
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  
箇什麼問學人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  
僧曰爲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  
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  
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  
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  
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  
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曰學人即今見出  
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人有言觸體常干  
世一  
九  
世界鼻孔毛觸家風如何是觸體常干世界  
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曰如何是鼻孔毛觸  
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沖奧  
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曰人人具足人  
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

僧曰恁麼即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師

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

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

招慶

聞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

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辟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

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日裏僧駄像夜裏像駄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閻梨豈不是從茶堂裏來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塊率院受業素

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領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剝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攏蒼蠻之清豁沖煦二長老響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豁問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什麼得世一十

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

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廁孤坐垂五十  
二載而卒豁雖承指喻而後於睡龍印可乃  
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  
和尚閩王請師開堂日未升座先於座前立  
云大王大眾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會揔  
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  
也方乃登座僧問國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  
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  
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  
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  
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  
沙曰汝道究竟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  
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  
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迩  
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  
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

世一

土

答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  
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  
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  
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  
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  
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  
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  
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  
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  
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  
興幻幻輪圓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  
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  
山今國清寺遺蹟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  
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  
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  
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辜負平生句後投機

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  
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  
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  
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  
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  
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  
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  
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固措  
師曰也湏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  
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  
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  
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  
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詰墮  
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  
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  
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  
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僧

世一

十三

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  
曰恁麼湏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什麼處去  
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  
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  
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  
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  
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  
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  
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  
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  
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師  
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  
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  
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  
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也未衆無對師  
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兩  
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

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攬長何  
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  
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杭州龍華  
寺彥球寶相得一大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  
既外法座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  
還有人與作證頃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

世一十三

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  
曰汝到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爲從天降下  
爲從地涌出師曰是什麼僧曰此座高廣如  
何升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  
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  
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俊哉師曰去般水漿  
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  
臣及有力檀越今日群尊及諸官寮特垂相  
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  
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  
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重師  
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

近前來聽孝漢說第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  
趨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  
家風師曰問有什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効師  
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  
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符  
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  
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  
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上堂云瘥病之  
藥不假驢馱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  
僧問承聞超覺有瑣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  
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  
曰待我肯汝即得師入府閩王問報慈與神  
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  
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得心  
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  
曰請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問大

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韋賓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微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

世一

十四

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朴野不群流俗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丫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達洪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

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梨入衆曰淺問古

人拈撻豎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劖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乞世一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

十五

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萍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口如匾櫈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衆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

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  
是吹毛劔師曰延平屬劔州僧曰恁麼即喪  
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云大眾不  
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  
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這裏

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這裏  
爲怪笑珍重問如何揀實免見虛頭師曰汝  
問若當衆人盡鑒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  
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  
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  
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

問來僧曰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  
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  
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  
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  
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  
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

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鵠來頭上語雲向眼  
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  
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  
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劔師曰如  
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

座捧香爐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  
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爲  
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人天有  
賴也師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  
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

世二 忽遇枯涸者如何師云誰是枯涸者保福曰  
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  
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  
是覲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万福  
問不與方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中青  
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旣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

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即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鐘期間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鉈置人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談續雪峯印傳迢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恁麼即善

廿一

十七

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湏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憊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廩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閻梨到百丈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

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万人傳實。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側立云。大眾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僧曰。恁麼。即大眾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焰妙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

堂有僧問。遠棄九峯丈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了空。不昧於闍黎。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白。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不仙陁。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福州僊宗院守毗禪師一日不上堂。大眾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眾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僧曰。為什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視左右曰。患蹇作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又曰。大眾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爲人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

明勗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湏山資國院道殷禪

世一

十九

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湏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佛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万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官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

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因亦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瓊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衲心寺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閑欲免心中閑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閑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蘖山受業於長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鎮月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蘖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蘖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藏寺道愆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

得不疑不惑去師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  
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  
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  
大衆作什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効師  
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可殺新鮮廿一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

謂之鐵腳忽因騎馬有僧問師既是鐵腳爲  
什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樸頭豈  
爲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  
凰兒師有時云此箇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  
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廿二 復州資

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  
峽山觀音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恪  
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觀汝上根堪任  
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歷諸  
方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斯則衆

眼難謾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  
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僚史及繙黃  
千衆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時謂東 僧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  
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  
動和尚今日有何祥廿三 師曰一物不生全體  
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  
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  
會塵沙筭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  
現前而天徧地森羅万象自己家風佛與衆  
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真常  
不勞修證廿四 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  
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爲衆  
涉于二十二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  
六日聲鍾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  
壽八十三臘六十三廿五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

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僧問古人斷辟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斬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湏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一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僧曰爲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施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棒不起因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爲什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閻梨合與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溫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

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宇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耳置其僧乃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得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sub>此一</sub>因何讚師曰同按領過僧曰維摩<sub>此二</sub>

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

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携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左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巒吟中蕩濃煎睡後茶師廻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聞維收舍利建塔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求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衆皆迴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歎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

<sup>世一</sup><sup>廿二</sup>

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歛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奇之自爾游吳楚却復閩川初住南峯次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纔起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万古水流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湏退步僧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這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陞座衆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士衆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叨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旣不異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詮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

聞底事如何。師曰更舉。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閻梨且作麼生。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師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分記取。終不敢辜負和尚。師曰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閻汝什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住。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猶來返相悟。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湏。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

廿一 菩提子。問。師曰我識得汝也。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胷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汚。人間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略虛好。僧問如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郢州。黃龍問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班蛇。黃龍曰。汝只見赤班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

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閣梨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觀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門爲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

廿一廿五

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恁麼即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能續師曰猶是闇外之辭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裏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閣梨還具慚愧麼僧便喝師無語福州鼓山清謌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第四世住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金陵淨德道場沖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塗薰血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

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

氏六歲辭親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真趣暨國師圓寂乃之建州白雲閩帥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查元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阜庵時節度使陳誨割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墜未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王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

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平旦聲鍾召大衆囁付訖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禮荼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葬于建州雞足山臥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綿絹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處語要

偈頌別行于世

廿六

世一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琛丑反林球音瑤他刀棱盧登緒音換胡玩  
蒲田反環姑回愁芳無嵩息中譯逆各煦遇叶  
反恪克各韜他刀闡齒善湊千候甄真此箇四

反思邪反音無收

蝦墓虛加反下音庵撻音憲櫟榻廬登反下音塔

弇衣換謚音踵種蚯蚓立引筋斤攬古巧觸

體獨樓子葛懵懂母摠反下多庚勇主皆

旋剔他歷反下劈音下歷患譽己僵也反

餐安剖坼取格反下劈音下歷患譽己僵也反

##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世二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三

一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溫州佛嶼知默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瑣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一十九人見錄

泉州招慶省燈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